李恕谷先生年譜

書恕谷先生年譜題辭

鶴讀恕谷先生年譜喟然歎曰此不朽之人不朽之書也不朽之人非不朽其一身而已將使天下無用之人盡為有用是人盡得先生而不朽也不朽之書非一人之書不朽而已將使孔孟所傳之書二千年人不知其用而今可以用矣是孔孟之書因為不朽而二千年不得其用不啻其朽今得先生而誠不朽也豈不偉哉天生習齋即生恕谷以大其傳天之為萬世人類計實厚矣為孔孟計實深矣然天為世道而生兩先生乃必生於宋明之後何也曰此天之所以深為孔孟厚為人類計也有明有晦者時數之不得不然也道以有用而明無用而晦孔孟恐其無用也而明之乃明而漸晦晦於佛晦於老猶未為晦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斯誠晦矣而猶未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而舉世竟確信為真儒則晦

之極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乃不朽也孔孟之道至宋明而晦極矣人之無用習之無用至宋明而亦極矣昏弱無用之禍亦至宋明而極矣乃人受其晦者如夢如迷茫然其中也於是有則必變變則必通習齋起大聲疾呼振聾聵而木鐸之恕谷又從而鐘鼓之由是夢者醒迷者解有宋明之晦宋明之無用即有宋明無用之禍昭然敗露苟非下愚有不徵而信信而從者乎既徵而信且從孔孟之道不通而久乎自茲以往萬世人類庶皆有用乎其無復迷夢者乎故曰今得兩先生天之爲孔孟計者深爲人類計者厚也不朽矣不朽矣康熙甲午歲十二月十二日教下小弟昆陵惲鶴生識

恕谷先生年譜總跋

先生年譜庚寅以前門人馮辰纂辛卯以後門人劉調贊纂舊存唐山學署重訂一週繁者刪之漏者補之訂修既畢披讀數四不禁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天之不喪斯文也斯道也孔子之道而非孔子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周末明王不作孔子修其道以待用故曰文不在茲乎孔子志爲東周思以道易天下乃周流無所遇退而以其道教及門某也兵某也農某也禮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依然帝王治天下之規模也道統開自帝王以儒者而接帝王之統皆不務修齊治平之全業則不可以爲儒自秦遭焚坑後道幾亡矣而漢唐儒者如鄭康成以傳經爲事而猶講明治道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之門所聞治道多矣文中子上太平十二策韓昌黎衞道闢邪然亦講兵機

老禮制諸儒雖未嘗以衛道自任而抱殘守闕無異說也至宋而道士陳摶以其道家所傳太極圖授周子周子爲之作說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卽老莊有生於無之說也當時張横渠卽不然之曰今儒釋老莊混爲一途謂有生於無多見其詖淫矣迨朱尊其說以爲儒宗朱子刪去自爲二字曰無極而太極其立教也以主靜爲學功以講性爲學要於古人經世之務畧焉不講曾點之春風沂水則習其有堯舜氣象三子之禮樂兵農則卑其欲得國而治之以致學者處無經綸出無事功當時沈仲固曰自道學之名興學者出仕以理政事爲俗吏以建書院修語錄爲賢者與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沿流以至前明懷宗問平賊方畧儒者劉蕺山對以舞干羽兩階然則講學不實禍流家國其弊可勝言哉先生幼承先孝慤公家學長遊習齋之門內而身心外而經濟一致加功

以寡過爲作聖之基以居敬爲持身之要而於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皆考古準今可措施行其敎及門曰學術不可有偏偏於立體必流淸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枝克雜霸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其爲學之中正無偏如是蓋誠欲以全體大用之學繼之儒者上可以考三王下可以俟百世所謂爲千聖續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非先生其誰也年譜俱在後之觀者倘其有感而興焉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孫錫頓首拜撰

凡例

一先生年譜自庚申七月以後皆採之日譜以前則本之辰所素聞於先生者

一顏先生每嘆先儒叢同伐異虛學欺世故先生昔為之修譜功過並錄一字不為假飾以守習齋之教也今辰譜先生敢不直書況又承先生面命

一大德大節固必書至於悔過遷善亟所以勉強進德也亦詳載不避重複其文辨學論道者必錄著夫講經論史俱備載他種著作此秖記其大旨

一先生親師取友互相責善乃生平所資以進德修業者也書之

一先生交遊下世者各附小傳以傳

馮辰識

李恕谷先生傳

恕谷先生蠡縣人姓李氏名塨字剛主恕谷其號也以儒學名世其學之傳自顏習齋先生天下言聖賢實用之學必尊顏李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宋明號爲儒者蹴講性天辯理氣內則默坐觀心探無極之元妙外則精勤著撰飾語錄之發皇而於周禮體國經野治官造士之政孔門禮樂兵農用之則行之具概乎無有儒術蒙虛而世治滔滔遂不復振習齋有憂之著四存編以立教飭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究六府三事之實用以正外道空無之妄前儒主靜之非恕谷承之實大而聲宏信近而徵遠充之以淵博發之以光輝而聖賢有體有用之學益昌明於天下按恕谷年譜先生父諱明性以孝行著學者尊之稱孝慤先生碩學高隱行實具毛河右墓表王崑繩傳

中嫡母馬氏蠡人生母馬氏易州世襲錦衣衛馬公女順治乙亥三月二十四日先生生弱冠爲庠生試高等當食餼先生內承庭訓又遊習齋之門倣習齋立日譜逐日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與習齋王法乾爲共學會會則質日譜譜中記過多則習齋喜曰自治嚴記過少則曰非無過也自治疎也日記必詳錄不爲隱諱飾觀會質則勸善規過不互相迴護先生嘗曰每會習齋評譏致愧赧無以自存不如此則恐昧安有成乎於是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雪翁學兵法於王五公于田賦禘祫郊社宗廟諸大典故考證尤詳据摭史誌所載經世大畧與賢君相之治績可法可行者登于慶志編以備用而修已治人之學大進孝愨與嫡母返鄉居留先生奉生母居城率四弟課讀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二十五里至鄉省安夙興拜

父母各四乃返城拜生母嘗曰孝愍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不能也乃纂求孝集採古人事親之禮與事以自勉嘗醵稻竭力以供而自食粗糲不使父母知友人趙恩光者感先生孝而知先生貧每間數日使人送稻肉於孝愍僞曰先生自城中遣來者嗚呼先生固大孝此友亦奇人哉年二十六孝愍卒擗踊痛絕三日不食寢苦枕塊歛葬虞祭皆如禮服闋應試遂以庚午舉於鄉先生至都督憲石門吳公素慕先生聘先生授其子弟以六藝之學時先生著大學辨業成吳公同少宰秉義徐公共梓以行世先生謂金素公曰塨向不先見時貴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徇名則不爲也故一時顯達如王顓菴相國王士禎尚書許酉山侍郎許時菴司空寶克勤冉永光二太史于名世郭子固二御史或造寓延訪問道或盛饌招延論

學而孫子未太常李質君撫軍尤講兄弟手足之好徐壇長者撫院李安溪門下客也欲持大學辨業呈安溪先生不與壇長曰撫院虛左以待先生辭曰不敢往也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會都門聞先生名無不過從者先生亦欲廣結名流以自證所學而當時相與考證今古則惟萬季野他日握先生手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知何如也尤深服大學辨業一書爲作序於其上季野夙有講會每會講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環坐聽季野講一日會講于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拈郊社季野向衆揖先生曰此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余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乃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指陳曰此實聖學的傳諸君有志無自外困讓先生登坐并講郊社先生辭謝去於是馮敬南溫德裕劉絹然

時邀會請名士於各會館中請先生講學先生亦隨問有答因暢
發三物之旨曰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
於行則爲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爲禮樂兵農周公以三物教天
下三物之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六行有任婣睦
恤五倫所推及也六藝有射御書數兵農禮樂之分判也非六德
無以善六行非六行無以成六德而非六藝則無以盡六德六行
之實事三者乃本末兼該之道外此則曲學異端烏可訓哉衆皆
曰然此誠三代實學六藝不復天下終無强立之日也郭子固與
先生尤厚盡棄其詩賦之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其兄子堅亦篤
信焉子堅作令桐鄉一歲使者三至請先生往其任議政先生至
愛禮之甚厚憂先生年四十無子爲重聘置副擇留春樓以居之
生子彌月設筵張樂裝載送歸而子固已先爲先生家中置一副

朋友之情如是郭公兄弟眞賢者乎非先生盛德服人何以得朋友之愛敬如此也先生嘗言自弱冠志學迴勘惟戊寅年功頗密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雖入厠撒溺不忘徹夜臥不莊悚然飲股夢或雜亂遽驚覺曰茲不敬矣遂寤時先生得賢主人而存心兢業若此先生學六藝以樂無傳聞毛河右先生知呂律遂自桐鄉之浙從之學樂河右蕭山人名奇齡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告歸益邃經學於禮樂詩書易春秋皆有論著一洗前人痼說先生從之學樂並受其經學時與往復論易辨太極圖河圖洛書之僞論尙書辨宋明以來攻古文爲僞之誤論詩經言小序不可廢河右欣然稱先生爲蓋世一人先生學樂既成著樂錄質河右河右寄書曰不謂通人之學推廣未備發撝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闇爲之以開

皆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恕谷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嘗先王先聖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嘗所愧心己丑楊愼修令富平敦請先生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愼修待先生以師禮言無不聽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教之禁鬬爭斷賭搏勤聽訟減催科抑强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鍊民兵勸農桑興水利諸政四鄉頌德政者爲楊令建坊獻衣楊令來謝曰先生功也先生曰君自勤恵我何力焉楊令每赴省必偕先生同往關西學者陳伺乎黎長舉曾聖居蔡瑞生張潛士等皆來稱後學求教時集諸名士於寓彈琴賦詩論學歡宴而罷張赤城曰是會也奇材異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觴一咏談笑風流亦足以傾倒豪傳霞心折矣先生亦喜

之曰尙乎學易長樂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平書吾道其或與乎先生以歲底省親將歸吏民紳士具字楊令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先生行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楊令出衙遠送至康橋踐地欷歔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明春早回無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備三騎送先生至家明春楊令以血書來詞甚悽惻不得已復至又周旋一年楊令天性好善而父子意見不合遂辭歸决不往甲午浦鳳巢選蠡令余往賀之曰得官意中事何賀賀邑中有大賢君能禮致之鳳巢遂偕余往謁先生於齊家庄之廬余獨留信宿觀其諸生習禮及琴鯑于戚歌舞諸樂器縱談學術治道三晝夜因得盡讀先生之書以歸先生深喜得余每有著必以稿示余偶有訂正時裹採擇其或未合必反覆誨諭俾以其明曰此非吾兩人之言天下萬世之學所以定也嘗

示余省身之要曰人身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惟聖人爲明之明賢智之過有明之妄學者瞬息有過有明之昏戮力務身心一番修整九容非禮勿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余每傷知學之晚先生曰無傷也王崑繩之從學習齋也年五十六矣才氣故豪睥睨一世吾與徵言聖學爽然自失取大學辨業存學編讀之遂翻然决計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才古文必傳今幸際清平韜鈐安事文章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遂從入博野執贄習齋傳其學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患晚乎丙午部謁選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到任三月引疾歸乃退隱於齊家庄謝世務理農圃然省身寡過老而彌篤諸迪來學倡明聖道孜孜不倦又嘗自省書曰余六十九歲之冬矣行道無望矣著書明道目力竭矣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反猶有

闕典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
要乃條列數端以自檢校皆於無過中求過誠不欲留幾微之憾
者乎又曰顏先生以身任天下萬世之重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
寄者不得已而著之書以俟後世所著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
小學稽業學禮學樂學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
辨論語傳註學庸傳註孟子傳註傳註問易經傳註詩經傳註春
秋傳註閱史郄視廖忘編平書訂太平策顏先生年譜恕谷後集
凡二十餘種先生自幼爲學思以用世而嚴於進退王相國顧菴
將以學行薦先生致書懇辭李安溪以知呂律遂
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往見　十四王在西陲用兵使人兩次以
車馬來聘以母老身病懇辭聊佐人政小試其道終不得大行焉
嘗思得其人以傳故南遊江浙西歷秦晉以及嵩河濟洛之間波

汲然以援引人才爲務所至英才皆彥翰誠北面及家居裹糧贏笈千里就傅者絡繹不絕有力不能赴郵書請正遙拜爲師者如馮辰劉調贊茹曰瑚梁長舉孫應榴李正芳程暾古爽劉天樞王來公劉貫一王遵張徽門張業書蔡麟陳尚孚爵登闕張瞻仰趙瑞鴻黃輔王克柔杜謙益劉廷忠陳兆興張曉夫張珂尉文忠李基劉著鍾淑惲鍾濟偉鍾和先生胞弟培亦從學于先生長經濟著灰贄集雍正十一年癸丑元旦午時卒三子長習仁即留春樓所生也府學生學先生立日譜省身心二十四歲卒方靈皋稱其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當於禮而行之甚安次習中府學生次習禮縣學生皆能守其家學者

惲鶴生曰曾子云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先生修習齋年譜馮辰亦及先生之身修恕谷年譜誠念道之傳也尚一當世不得其人

後有興者由恕谷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明道在兹行道在兹用以康濟民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豈得已哉先生自五十後始覺衰憊恒恐顔先生之道一旦墜地將使神州陸沈滔滔胡底言之未嘗不泣下也任之重而憂之深如此周孔之道晦蝕者二千餘年天生習齋以啟之又生恕谷以昌大之殆非偶然也今者木壞山頹先生逝矣他日振而興之措而行之尚有其人哉尚有其時哉

雍正十二年八月中旬武進教下小弟惲鶴生誠翁拜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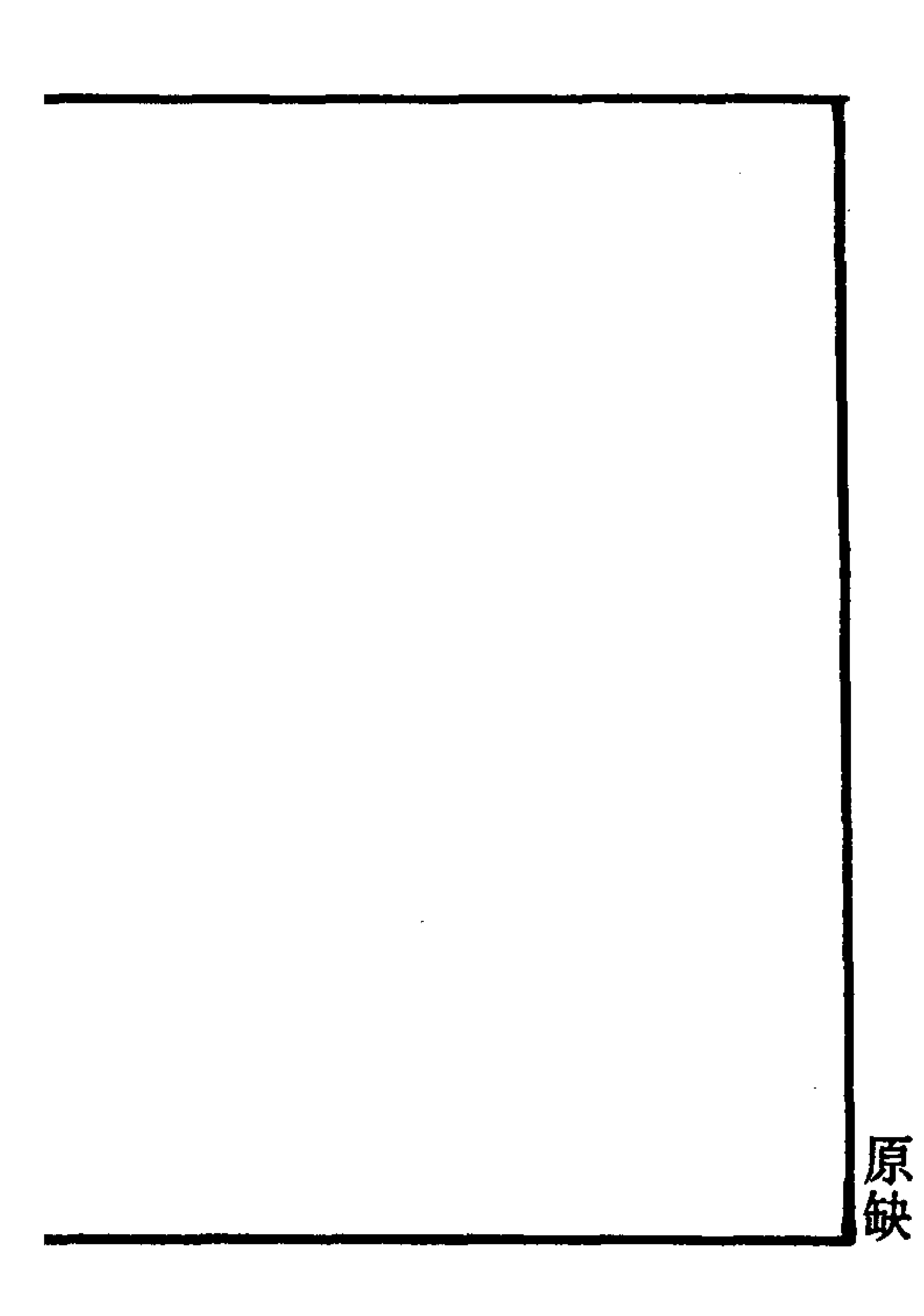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托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譜辰受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辰又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稡少壯時功力置之几案寓於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況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學者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傳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世

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爲者則豁然悟喟然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倚恁也將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爲序

旨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受業門人馮辰頓首拜撰



原缺

題李恕谷先生年譜

天地剖判洪濛開人處其中爲三才輔相裁成賴吾聖學空虛寂滅何爲哉五帝三王堪指數經綸事業炳今古先師孔子起布衣洋洋大道滙鄒魯于嗟秦後二千年迴然聖道生歷炳前有老佛相煽惑後來朱陸復喧闐探无極推先天儒釋老莊雜一篇儒學自此歸無用三教同之分戶傳恕谷先生才天縱辨業學規謨實用弱冠師事顏博陵格物真傳超漢宋我居頗近先生第我後先生未百歲欲往從之恨未由幽路撫首看天際奈何俗士太[illegible]幾聽誓先生闢異端聖道長夜二千載夢中人評論將稱江漢清秋陽明願進羣儒皆六經千古大夢同時醒

河間後學范鳴鳳羽儀題

余幼失學去習騎射亦不克竟學何與知人論世褒揚往哲焉然得鄉先生李恕谷年譜畧覩即傾心向慕之俗務蝟雜久未終帙迨癸巳正臘忽大喘嗽三月不能成寐遂以屏絕人事往往閱先生年譜頓忘病之在身因不釋手藉以發病病亦霍愈嗟乎先生之德光於日月先生之名懸於天壤其議論若決江河其篇作若揭山嶽衆謷之不能汩其高衆毀之不能損其實余皆閱讀故老未克心識所以然以余之不識覽其遺譜猶足愈痼疾則文人學士舉其遺譜而抽引奧秘其必能啟後世之晦塞救俗學之膏肓也何所窮極也哉余獨惜其藏稿未梓恐就湮沒輒聯先生裔孫手爲鈔輯付諸剞劂以質諸海內君子先生全集經註悉荷刊布後不幸回祿降災遂皆散佚茲設方搜購果成全帙紬鐫行世是則余所大快但未識何日酬此志耳

同邑後學武人李浩謹誌

淑自幼失學悔己晚先祖恕谷李先生學宗孔孟道法顏曾所著書二十餘種乃遭回祿之變藏板俱失一日與宗弟海嶽語及此吾年已七十旦晚就木愧恨無地海嶽奮然曰汝死我事耳因予竭資先以年譜付梓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昌黎云不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海嶽勇于爲義余家世世無忘也

道光乙未年月日記於金陵書屋

金陵省內府東
大街趙正元鐫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淸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鍇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塨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蕞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挺毅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鷗巷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彩字素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慤先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衞指揮馬公女時孝慤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舊志潛修孝慤有文云予

年強四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越

歲入學更名曰塨恭欲其謙土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學小弓引

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慤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叅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慈先生率先生入曹家墓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嘗叅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蹻躇先生旁語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

隱擣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慈節從順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慤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丙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為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寛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嫺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予長予一歲儀容端好奉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嬺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予怒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

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謝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言以迪世有以新晉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予學道者也覺[illegible]倦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爲之傳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慤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慤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慤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卒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强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迴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祗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

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慈先生詔王翁蘊奇曰堦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堦繼娶爲續女歸寧齊男女之別非禮也堦從翁來堦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蠡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關雕行世　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慈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慤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illegible]欽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壙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埈從先生學五弟[illegible]方二歲在母懷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堂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餘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當於實中而親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郤八比專正學　交劉見田學數

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慤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遊春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昧爽起四拜即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禮　七月聞習齋買側室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賣之歟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惛惛愈昏承敎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媒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言言有纖悉

迴護卽不顧行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爲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諱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何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靑天白日者況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曰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曰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曰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孝慤書曰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慤飲酒歡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

賢於見田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
即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
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
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
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
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
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
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
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問賈桃動嗜心旣而
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
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札問先生處以下人養

氣養靈　一日困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　眼踈爽即起更定乃寢日二飧　侍孝愨酒食孝愨曰我貪亦嘗過但酒不過三杯議客則無算　思于中丞參汙吏弊衙蠹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須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醮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　務農行醫教弟忿忿曰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愨初度也稱觴上壽識答　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竦然刻心　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欽肆也神慢

鬼凌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懍　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日晨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非事迫也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衆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先生泣下　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編所駁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乂圈上ㄨ〇過忿則乂圈下〇ㄨ有貪利心則乂圈右〇ㄨ有求名心則乂圈左ㄨ〇有意心則乂圈中⊗有作偽心則圈上下左右皆乂　閱儀禮自勘色遲如心藹如　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　習齋評先生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

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　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劉藥教培墢以學朔望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壎拜父母各四使弟培墢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墢拜各四答揖每日盥洗率培墢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揖拱受培墢揖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凌賓客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俯僂而過過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即跱下拜　先生外舅馬

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强於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闞廟門也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爾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常思寧靜及百折不迴　夜大風起衣冠坐　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敢不敬服　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

不能故天賂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誠卜也　從張函白學琴　思春秋之時義在為東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為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為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尚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俾也　力戒多言　一日黎明視襪袎右長起視則否嘆曰目見尚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　將詣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敬而憚風乎行　孝慤為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為政　人勸飲加一爵旋悔曰負顏先生

敬矣　纂治平事　孝慤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必避胷中無妄念惟近遺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解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還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遂年更定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祀從父分春夏秋冬脉且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功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明太祖易御以律七日習數射缺弓矢書習無時每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齋餘儀功見前益夫婦行禮夫南面婦北面婦四夫再日諸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墨黑白多少定欺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安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爲棄以多閱書作詩文損精神爲戒　元旦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訖即如鄉拜侍　讀步天歌　從顏習齋入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濳手搔癢習齋責曰侍尊長而覺癢心即不敬矣不待搔癢乃爲不敬也　評習齋曰記至愛剛主有其才而無其學悚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有要功而閒談乎　二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張澍王自新從學　學功增九日習射

修學規示從遊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

出告反面一揖朔望令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資飲食縱淫慾蹈危險自貽災戚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肅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掃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子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子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齊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過相別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仙佛出家滅倫無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書必潔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塵整卷出則閉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一習六藝今以八比應試諸生固有業

學但禮樂射御書數皆學之正務也有斷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一通經史經者修己治人之類諸史者修己治人之榜樣也除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溺見之則隨便填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必音清字字真朗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潛心玩味不解不妨反覆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輸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拜師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爲禮違者責一曠學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予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

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　謀一事有喜意旋悔曰此驕也驕則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　劉見田言其願借乘曰塨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驕而我畏也固辭之　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勲自任而後儒乃祇袖手旁觀即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為學孔孟不亦左乎　以從孝慤祭尸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為矣時正習開方法及閱此書乃俱止　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　夜寐學射撒放法常以肘擊墻而寤　時與張文升共習韜鈐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孝慤教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怍於人之道

會習齋質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白圈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見其過不意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嘗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卽月至日至亦何容易　馬賓伯以親疾割股療之先生糾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眞狠可以厲世耳　趙錫之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人送麥一斗肉一觔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囑二弟壎曰供物者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爲學與好隱逸躭淸虛者雖日闢佛老而易惑也以去之不遠也　問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一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卽是五行眞亂道也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學

習多於讀作快甚　一日絶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不知飢也　張函白贈琴曰石澗泉　思康訥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張函白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憫哉　習齋敎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　修書與喬百一論學百一鄗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志完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其答書有云孔子敎人不過忠恕忠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説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致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繼世立敎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十月齋戒往楊村會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　趙錫之問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畧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鶻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筒僅如豆大而敵舟已

倏忽四至中國之將弗與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闔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況海爲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攜其酋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即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賚與使黨自誘其黨衆自戕其家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啟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孝慤請入城設筵招劉煥章諸友行禮鼓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鼓訖習齋作穀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壽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瓠蒸醴屈躡近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預擬所嫺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獻酬惟謹吾子攝之塨幸奉老親之歡心以治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不价致已人投之敝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何淺願吾子重致之迓子如教先一日寄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適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追如上谷矣予慨然獨之蠡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為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不得充公酉子僕

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辟南謝德出延筵爲尊賓張翁函白副之先爲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旣是主獻辟南公酬衆賓酬主代獻老者不以觴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罰其觥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撐不宜齒序者相予不逮主人抃僊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辟南以酬餚饌强半拳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舉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飲可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僩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嚶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樂者定也三終乃藏鈎納負者歡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

陪飲三白子適勝陪飲未及得封祛遊目中座之髯鬑皤皤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聽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鵔鸃披鶴氅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顴嶒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嶽嶽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肅其脰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娓娓側面輕謳者遊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上處力擬虎拳擬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緘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夭夭者劉啟三也紱巾布服老成穎如者主人之堺效乾也前席恭謹垂斷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蒼髯峩冠古服莊莊其容雝雝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聃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簋右壺盞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剛主也匆匆去黍

或擕樽或寮枰或倚扉而笑為成童為齔為尺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竣五郎澂也賓入分往執罏司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燾其中絲繡其緣煥然龍蛇躍岩薇松鶴麟鹿鬬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幛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願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舞雙刀飛蛟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雖甬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發射可飲諸衆遂整騣挾弧培菴擕榼埈菴執爵子一提珠箄繞巷北三義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為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階二人為偶以射矢揚塵侯籌司計

者將發馬司馬臘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丰人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子一星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關錄培塿注爵侯勝者惶赧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賢者飲禮也勝者無得嗚謙仍三揖讓升顡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三巡後函翁脫韈橫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蠶月光風不覺其移人也剛圭繼作調幾雙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戲倚歌已而衆賓出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峯榮巔衆賓喧也奇哉世傳常忠武飛上采石信不誣矣函翁賺然呼曰盍聯句即唱起句二文

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遥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子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子勸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嫡母病禱家祀五祀請醫躬勸服藥旋愈　自勸家人多病皆由已懈惰天降之災立課即甚叙冗勿缺常儀功有缺即書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瘟劇孝慤守視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張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即一分禍又規先生繫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間處評其失已語同爲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即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是也　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

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懦人　五公先

生至論經濟　人有譽先生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

若今則自返過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

擔荷也　同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

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

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寤寐晤王契九張貞子　或問天

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

帝左右書曰予畏上帝非有而何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

是動心　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　或告以毀曰是

吾之嚴師諍友也　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逸率

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帽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　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視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愼笑一朗言一勿作輕佻語媚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問言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皆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閱廿一史錄經濟可行者於冊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孝慤敎以宏毅　思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爲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公諸書　閱武備志至衍或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敢

後進文勝况去三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卻步不可
不知也　蠡徐節婦王氏殉夫糾衆共旌表之　孝慈人城見
城中所食糠粃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塨言無紙炮驅祟先生曰以修德驅祟不更大乎　閏六
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如口訟浮躁以
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
時口訟多言卽是多言口訟驕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
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謂曰兵器須操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壁曰塨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
易州考會田治塨安州馮繪生新安脅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
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望荊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

歡暢飲而歸　二月命三弟培送米麪於鄉忽風大起中心如擣翌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　侍孝愨寢問古今學術孝愨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　與習齋曰人有義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者惟先生省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衆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大之　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齊則湛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齊聖中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使思神亦難强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義思所嗜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　使培往鄉送糴米錢造酒爲養　國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初來者不可强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　同國公玉習禮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林玉來拜　閱經世實用編　聽習齋言虞學火學　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　共文升考九邊圖　爲孝慤進養脾藥物　張新六茹素依佛規之遂歸正設筵獎之　聽張函白講農政習齋講區田法　閱五公在新興冏公度齋遣車迎至傳鎗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堦梯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自鄉請孝慤至與五公晤語　或問待某似過曰包舉萬物跌蹉躍冶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實之待偷兒不可法乎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與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

惡圖之乘聾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
而不計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
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
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則禹治
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爲父醫藥而不
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斯言爲旨則學無
事功舉世陸沉此言之禍可勝道哉　之楊村習齋外出因思
五公至陳國鎮齋爲之位置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
列習齋諸物敬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
用者焚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聞孝慤先生疾大驚急
如鄭視延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閏六月上旬疾瘉回城中旬
聞孝慤又病急如鄭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視無形聽無聲

今力致之殊無萬一誠非人也數日漸瘉　習齋規先生資多
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　絶糧作嗟
哉行有何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覩高堂淚如珠然外爲足貧
狀不令孝愨知也　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　馬賞伯爲劉
村趙太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愨許之數日到館凡
事大方無爲瑣屑　置一冊曰攖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
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
并忘其身嚮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躁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
怱怱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擷摭經世大畧書之薪蹤以
攖之　獻影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樓於鄉依神主乃諸曾祖
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　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
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暐趙昕趙瞵趙士秀郭藩從學

請嫡母居館　館東請先生內子辭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乃來送席　祭門神孝慤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慤受之　王佳瑞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　九月三日聞孝慤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禱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謹愼語節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居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教孝慤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戌時卒先生擗踊痛絕强起理喪事後柘城賈翰林克勤爲孝慤作傳曰蠡縣李孝慤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强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　詔下郡縣舉孝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棄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

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伺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褫帶三閱月間呻吟聲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牏溺矢必親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素先公旣歿哀毀骨立茶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襄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出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閭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略悲世難與鄉衆均守望儲糗械時時命中村外鳴鏑如飢鴟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顏其齋曰主一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嘆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淡氣先生勉以學

卒成立過邪懸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梵寺晚年謹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為世之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經滄桑變田被圈又兄弟多故紲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口不道貧覩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將心湛然一無動也顧子琳行屬纊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語明姓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為孝慤先生其配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琳庚午科舉人勵志為聖賢學大壎培垓壎俱業儒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徵君張石卿才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挹其家風醇然有道者駒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為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溯厥淵源安能没所自哉李氏之子必有通興者矣　張文升劉穎生俱出傳單表孝慤隱德邀紳士

公奠賻習齋主薄葬辭奠賻不然自此交澀事弊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況不能厚也遑恤其他十月葬孝慤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慤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慤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苫枕塊殯後食粥哭無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祖穴棺槨安厝灰主三炭以木至三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　十一月習齋爲趙太若請返館先生辭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歿祭俱匱當奉主入劉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遺囑從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嫡母至館養之　先生慟疾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擦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嚥乃食菜不食果　哭奠外惟默學政不問外事　以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乃遵之

卒哭不祔朝夕哭　遵孝慤所囑遺債　王五公來弔大慟曰
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一天雷
雹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倘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
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益慟後爲傳畧曰五公
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
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
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魯等
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衆
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
九邊於韜鈐嘗集十一史兵畧爲書十卷曰知所向曰奇道曰

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淸風見者傾倒　四月習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餽贐儀贈以征吉湯曰深曰和曰大曰機　七月辭劉村館歸城　九月行小祥禮祝曰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寧　十月復日省功以圈爲辨失言黑圈左失行黑圈右妄念黑圈中俱失純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子本不當有言行以貧窘有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　十二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暮絕糧念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謁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疢數特甚人皆迴慮不

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函白應保安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得已也但堞既出家人難以城居將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望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函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歸至京中佐領聘館其家令子祈章從學朔望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鐵從學　既郭子堅子固子固問先生言遂盡棄所業詩文爲正學　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遺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鐵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譜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妥當否言行謹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

白奬勵之　于南滇納交問學告以教婦初來以其新婚也

恩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　閲徐圃臣天元歷法從其

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加謹密大爲修

整　南滇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

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瓶有蔬火耗

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餱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奬之不

者責取饋以舊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穀取諸淫祀邪

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孫當懲之訟者

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墻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

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

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　子固

言南滇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

身許人也　南濵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損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乎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濵曰然曰君自思人詼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歲暮將歸作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擴　子堅餽十金為培唇禮用受之　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illegible]於望拜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酉夾几筵為家祠自此祭祖從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illegible]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以各自有祖也正合